

6244
274

選舉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六十九
之一百七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六十九

選舉

宋高宗建炎四年趙元鎮上奏曰。臣訪聞湖南北及江東西諸路帥守往往闕人。行在侍從除臺諫外。止有蔡密禮汪藻兩人。近汪藻在候不出。而郎官一司局務多差。外官權攝。昨雖有旨召謝克家等。又皆散在四方。不能即至。亦不聞再行催促。不唯國體卑弱。無以示天下。緩急入事。何所諮訪。邦家以得賢為基。而人主以任賢使能為職。固不可緩也。今帥守有闕。欲自外除授。則多以事不行。或不知居止所在。欲自行在遣行。而又闕人。如此遠方憔悴之民。何所赴愬。去歲渡江之初。首領明詔。許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其間以才能擢用者固多有之。臣愚欲乞依去年體例。詔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二人。令所在州差人給券限三日發赴行在。審察賜對。隨才任

使仍令執政大臣同共採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庶幾間有來者。以備獻納論思之職。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惟士之失職責在朝廷。比緣國步艱難。例不得調。有勢援者堂中擇闕而寒遠坐受困弊。陛下灼見其事。已令措置盡還部關。士大夫方有赴調之期。無不忻快。然臣聞參選之人多被沮抑。既無案籍稽考。則法令隨事變更。更得因緣為姦。而以書鋪為假手之地。故一人參選謂之鋪例者。不下數十千。至如召保官之類。實尤不貲。參選已如此。况注擬邪。臣以謂宜令吏部裁定保官之數。如行在職事官一員。用本司印狀許保盡參選。注擬諸事。仍飭吏部長貳戒勵書鋪。毋得妄生沮抑。過為僥求。倘致士人詞訟。即送所司究治。如此。則參選之士稍無留難。以稱陛下優卹寒遠之意。其他常行禁飭條法。更宜明加申戒。榜示施行。

紹興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鼎言。國初常參官皆得舉人。不限內外。亦無負數。南渡之初。息或非泛。人得僥倖。有從軍而改秩者。有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惟薦舉一路。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今欲取考第負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任者減一員。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減舉法。須實應縣令。不得仍請嶽祠。其或負犯殿選。自如常坐。士有應此格者。行無玷缺。年亦蹉跎。無非孤寒練習。安義分之士。望付有司條上。以弭奔競。

二十九年。聞人滋奏請。凡在官應任。及十考以上。無公私罪。雖舉削不及格。許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濫。則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之數。立為限。隔舉狀年。勞參酌並用。於是下其議。中書舍人洪遵。給事中王晞亮等上議曰。本朝立薦舉之法。必使應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

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今如議臣所請。則有力者惟圖見次。無材者苟冀終更。出官十餘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減改官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即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奏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

紹興間。張浚上議曰。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

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嗚呼。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恤者。彼文詞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况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瞠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觀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誣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六論。乃

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為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為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貴守古今。汪洋浩渺非強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守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祇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忠言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吉。天下不勝幸甚。

翰林學士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文章經國之大業。體尚不一。後古而

然。故論世者以是識風俗之盛衰。觀人者以此別材智之遠近。猶所謂見禮聞樂而知德政。不可不察也。西漢二百年名儒鴻生鋒起。閭作。雍容揄揚。著錄于後。則炳然與三代同風。唐有天下。文亦三變。至於美才輩出。嚆嚅道真。反剗偽薰。釀涵浸。然後天下化之。粹然一出於正。何其盛哉。我國家恢儒古文。列聖一揆。取士之制。不過曰經義詩賦。然或偏廢而獨舉。或兩存而並行。或兼用而通試。三者所向雖異。及夫得人。則奏賦擅場者無不精其能。發經措理者靡不熟於奧。累朝名臣。悉繇此出。致治之美。固已遠邁前世。仰惟皇帝陛下躬天縱之資。恢復古道。優入聖域。猶且博覽經史。左右藝文。孜孜不倦。至其躬御翰墨。發為宸章。雲漢昭回。光被萬物。古帝王莫能及。我詩樂以侑禋祀。則十三篇極風雅之妙。記損齋以明鑒戒。則數百言皆道德之辭。若此之類。殆不可殫舉。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為之師。此

千載一逢也。臣伏見昨降明詔。用經義兼詩賦。合二者之長。以作成多士。永為定制。可謂善矣。今肄業之士。服勤有年。秋試不遠。臣愚欲望聖慈。申飭儒官。獎勸士類。戒志尚之不一。革文體之未純。毋好高以異論相矜。毋因陋以陳言自蔽。毋泥迂僻之習。而失其正。毋綴浮靡之說。而溺於夸。坵冶一陶。聖風雲靡。將見四方俊茂。試于有司者。無不丕應。後志咸知。以體要為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勝。用之以黼黻一代。羽翼六經。實斯文之幸也。

高宗時。李光乞薦舉武臣狀曰。臣伏準紹興五年三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依臣僚奏請。銓量郡守監司。遴選縣令。及檢會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然臣頃任行朝職事官。已嘗應詔。今陛下所求益廣。中外薦者紛紛。而文學之士。我冠博帶。

布列中外者。固已足用。初無乏材之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手。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若通知時務矣。今夷偽憑陵。中原版蕩。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臣之所薦。不敢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間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眾。朝廷既未嘗錄。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按。或委盜賊。不法自新。其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制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才擢用。庶幾韓彭之徒。或為時而出。不勝幸甚。

監察御史劉行簡上劄子曰。臣竊惟陛下側身脩行。克自抑畏。布德行惠。賴及四方。自即位至今。星紀一周。天始悔禍。夷虜革心。歸我與

圖。休兵息民。既有成約。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然而智者於此。竊有懼焉。何也。懼朝廷有一執之喜。而忘憂畏也。而况經理之初。事亦多種。未易驟舉。若軍儲民食之有無。河防邊境之備禦。既不可預計。而逆度亦未可恣舉。而並行。是必知其所謂。而後圖之。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則儲蓄人才。以備任用。豈得不為先乎。矧陛下已降赦令。加惠新復郡縣之民。將有以大慰其心。蠲稅租。寬戎役。固理之所不免。然則經費所出。實在牧民御衆之官。顧安得不擇。使智使愚。使功使過。在茲時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明詔。令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所知。才堪任劇。忠不辭難者。不限員數。咸以名聞。命有司籍記之。以次除用。其有以瑕類坐廢。與異時僥幸冒進之徒。苟有才能。亦在所舉。觀其後效。如有顯勞。隨事旌擢。若不改悔。復為姦利。則終身廢之。庶幾人人知勸。以赴事功。有以助成

經理之政。

行簡。又上奏曰。臣竊惟在外之官。賦政煩劇。深察民隱。莫急於縣令。總按群吏。風動列城。莫要於監司。二者不可不擇明矣。臣謂朝廷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何也。陛下聖德寬隆。憂民深切。頃降詔旨。令內外侍從官。多舉材堪縣令者二人。謂縣令不可不擇也。然臣嘗得其所舉之日。而詢求之。十不得一二。又除用監司。率以他才有殊。不曉政事者。如此。尚可恃以為治乎。臣故曰。有選擇之名。無選擇之實也。臣愚欲望出自聖斷。令諸路監司。列郡守臣。各舉所知。畱任縣令。民所便安。有顯効者一二人。條具以聞。無其人則闕之。遇監司有闕。首擇所舉之人。拔而用之。以示褒寵。其謬者。坐以欺君罔上之罰。天下豈有能為縣令。而不能為監司者乎。審如此。可謂兩得之矣。陛下垂意人材。自小官識擢任用者多矣。獨未聞拔一循吏而驟用之。此

疎遠之臣所以不加勸也。黃霸以治郡有稱，入為三公。今以良縣令為監司，不亦可乎。伏惟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奏曰：臣竊謂州縣之官莫難於縣令，而治獄次之。此兩者蓋不可不擇。而朝廷求所以選擇之名而未得者有年于茲矣。銓曹注擬按格而授，初無予奪之法。又員額至多，雖欲選擇，有所不能。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為民擇吏之詔固已屢下，而司政典獄或非其人。未有以仰副憂勤惻怛之意。臣竊怪之。伏見知温州章誼奏請於所屬官吏擇其能者易實縣令，已蒙俞允。臣謂此舉誠得選擇之道，且要而易行。唯是典獄之官未聞有以移易為請者。刑憲所加非所宜忽。臣愚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明降指揮，令列郡通知應縣令治獄之官並許以所屬幕職州縣官以下選擇移易，冬不理為違闕，其請俸自有等。若州郡所謂供給應移易之人聽從多給，如或郡守有挾私意

妄加移易者，聽監司糾察以聞。庶幾吏知嚮方，民受實德，無失政濫刑之患。

章誼上奏曰：臣聞古之任吏部也以人，今之任吏部也以法。其任在人，故銓量品藻升黜進退，在提衡者而已。有司無可執之文也。其任在法，則功罪能否賞罰殿最各有程度，有司便文守據，毫釐不敢差也。夫以便文守據之有司當四選並進之文武，而典籍散亡法令不立，省門旦闢，訐讒盈几。長貳郎曹據案執視，終無法令可以折中。於是胥吏序進，各售其私。廢置在其筆端，可否出其唇吻。搢紳士大夫弱者俛首而不敢辯，強者忿詈而不能屈。富者苞苴賂遺，遣請囑託。而喪其廉耻，貧者困辱摧折，飢寒留滯，而無以自進。官以貴遷，政以賄成。非所以尊朝廷而風天下也。吏部既已難進如此，是以文士輻輳於宰司，武人接跡於樞府，下至莞庫游徼之微，率在朝廷除授之

目豈天下之士不樂平進而固為此紛紛哉。誠有以取之也。願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夫一司專用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指揮分為敕令格式。自成一書。委官雕印立直給售。如此則士子有進身之階。銓曹有可守之法。姦吏無舞文之弊。四方萬里百執事之人。知陛下待遇之意。聞風自勵矣。

誼又上奏曰。臣近者曾奏乞編類吏部四選勅令格式。以幸多士。伏蒙睿斷特賜施行。中外搢紳無不欣戴。今聞書成有日。將遂頒印。臣復體問得自來吏部雖有法案。止是承受續降指揮。與夫劄勅之類。其於本部職事。鋪引條例。蓋無與也。尚書侍郎郎官未必盡習法令。當其可否與奪之際。唯本選主令是聽。一有疑似法案。解非其任。無所稽考。今欲乞專置法司。優其廩給。嚴其罪賞。使掌四選之法。本選所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如此則本選

人吏不得專為輕重矣。所謂許首原之弊者。吏部注官出闕。開陞磨勘。給據告示。行遣非一。雖今來法令明具。而人吏情有好惡。睚眦之間。動輒沮格。搢紳之士。不免投牒自訴。長貳方將繩按。而首狀出於懷袖矣。今欲乞有過自首者。雖原其罰。金受杖之責。而書其罪由。計為一犯。其時名次補授。皆視罪罰之多寡。以為任事之殿最。十罰以上。重者停替降名。輕者展年出職。如此則人人自愛。無敢玩法矣。如臣所陳。仰當聖意。即乞降付有司討論立法。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越州奏觀察判官楊愿。未有替人。本州踏逐到迪功郎張晟。乞充前件差遣。奉聖旨。持令吏部與差。臣伏詳選人階官有七。其注擬各有等差。迪功郎到部。止許就判司簿尉。自備職郎而上。許就知令錄。自從事郎而上。許就推判官。仰惟祖宗銓曹之法。不可易也。其於積日累月。程事計功。使朝廷名位不可驟取。士子致

身不容冒進等級分明。高堂陞增峻矣。政和執政用事之臣。敗亂法度。分曹建掾。以朝議朝請大夫為工兵曹。而以迪功郎為士戶曹。直居其上。官制應紊。位著蕪雜。士人越法犯分。干請無已。今方痛革前日之弊。豈容特徇越州所請。而亂祖宗銓曹之法哉。如張晟才能學行。誠有過人。則朝廷別加任擢。無所不可。如越州許辟幕屬。則當求應格官吏。以充此選。至於吏部格法。州郡官言。伏望聖斷。中嚴舊制。共加遵守。不勝天下之幸。

詎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者多收吏部員闕。以充堂除之選。凡知通僉判知縣縣尉。無非三省除授。其在吏部者。判司丞簿而已。諸路帥司又復辟舉吏部員闕。幾盡矣。士大夫積資累考。闕陞知通與夫京朝官之任知縣者。無執政侍從之授。則唯縣丞是任。國家全盛時。府郡知通之堂除者。其不過百員。而寺監丞簿。悉由吏部注擬。士人

猶守分義。自度材力所堪。按格而求之吏部。其應選者。日益自勵。礙格者。無所怨尤。其文學得義材。能政事。卓然有聞。則朝廷拔其尤異者。乃在堂除之列。今則不然。內非堂除。外非辟舉。則職任無從而得。賢否混并。資格盡廢。長奔競之風。抑廉退之節。寒峻之士。願就銓曹。求一遠闕。而不可得。巧宦之人。已有除授。未厭所懷。而不肯之官。監署者。悉為親民親民者。必求知通。朝廷幾務方多。日不暇給。安得人厭其欲哉。願詔執政。稍稽舊制。盡會諸路員闕。若干為堂除。若干歸之吏部。嚴辟舉之科。重除授之選。庶幾養成士子靖恭之操。以副陛下仄席之求。

詎又上奏曰。臣聞堯舜以知人為難。孔子以方人為不暇。是以義易之。設六辭。莊周之論九證。蓋難之也。仰惟祖宗以來。取材拔士。慎重其選。其於有官君子。不敢定賢否於俄頃之間。而必考之以歲月之

久。一郡委之守倅。一路委之監司。隨材薦舉。改官縣令。率有常格。上之趨事赴功。涵養淵源。暗然而日彰。與夫浮躁會為。有人則作。無人則輟者。皆不得而隱規模宏遠矣。近自江淮九路發運之罷。而薦舉之格移之於都運。都運復罷。而移之於淮南提點官。士之得薦者。十去七八矣。自武臣提刑之罷。而薦舉之格移之於文臣。文臣提刑不敢專用薦格。而士之得舉者。十去五六矣。陛下當此艱難之時。求賢如不及。而士之脩其職業。行義以履平進之塗者。難於昔日。是豈本朝貪賢之意哉。臣因此詳定吏部薦舉格法。得此二事。伏望睿慈。待之外廷。俾均其數。以委郡守監司。各許薦舉。則得入之路自茲廣矣。詎又上奏曰。臣伏觀今日多故之時。非得人材。無與共成事功。而搢紳介冑之間。懷抱器能之士。不因薦舉。則無路自達。祖宗全盛時。間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天子常稱制詔策問。予是號為制舉。其

未仕者。有文武兩科。進士生徒之選。其入仕之後。亦有薦對宏辭。學官之召。人可自奮。今唯進士一科。其餘未及徧舉。方知前日求才之路。殆恐未廣。漢以數路得人。唐以科目取士。具載方冊。度今可行。如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與夫洞明韜略。翹關負重。言辭辨正。書判拔萃之科。皆可以網羅俊乂。共濟艱難。如蒙明詔。有司設為程度。傳示四方。歲一薦舉。使有為之士。曉然知聖主招徠獎進之意。則傑才偉人。咸萃大朝。恢復之效。可坐而致。臣愚無智。冒昧自竭。不勝惶懼之至。謹錄奏聞。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上奏曰。檢准貢舉法。試院官考試進士。不滿三百人。二員。五百人。四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至七員止。伏見兩浙轉運司。見置院差官引試進士。取到本司狀稱。今歲合赴試約計一千餘人。又取到本司前舉赴試人數。計六百五十四人。差過考試官四

負點檢試卷官二員。今舉且作一千二百人。赴試比之前舉計添七百餘人。若差官至七員止。則可添試官一員。是以一人之力增前舉二千卷之多也。竊詳士子三歲一試。全在有司精明。去留詳見。故績學能文者不至有淹冒之嘆。苟考官目力不逮。試卷卷卷心志既疲。工拙交進。眩然不知朱墨之可施。如是而口不遺。士者未之有也。欲望朝廷下本司契勘。如就試委及千人以上。許通差試官一十員。仍精選文藝有稱者充。場屋費用必不因三人而大有增損。庶幾考校得人。上副朝廷樂育成就之意。

吏部尚書劉才邵上劄子曰。虞舜躬濬。招之資明。黜陟之法。以臨照百官。小大之才。宜無不察。至於命九官。咨詢于下。當時之臣。更相稱譽。因舉而用之。遂能代天工。庶績。垂衣拱手。坐收無為之功。則求賢之效。豈不盛哉。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群臣能否。均見不

疑。然睿意勤勤。思所以廣求賢之路。凡侍從之臣。受命之初。各得舉所知。以自代。虞舜用心。無以復加。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所舉之人。已經試用者。時加考覈。其有績効顯著。或不知所舉。因加勸沮。庶進賢者有以顯其能。謬舉者無所逃其責。以仰稱求賢如不及之意。不勝至願。

才邵又上劄子曰。臣竊惟朝廷設銓試之法。以待出官之人。各隨所長。場數不一。其間試之以刑統義。欲以觀其知法律之意。試之以時議。欲以觀其達古今之變。皆學以從政者。所以盡心。故以是待之。蓋將求實用之才。非徒校工拙於文詞之間也。然自來試題。往往於刑統。則專取詞句分明。而未嘗及於罪法之輕重。於時議。則泛用經史事迹。而未嘗近於時務之利害。誠皆如此。則後來者惟文詞之習。其何以仰稱設科選材之意乎。臣區區愚見。欲望聖慈。申命攸司。立為

定式。凡銓試出題。於刑統義必兼以罪法之疑似。於時議必參以時務之因革。使之各隨所見。得售所長。則其從政也將見有以允協獄情。通曉世變。其為益也豈小補哉。

虞允文上言曰。臣竊謂士以多才起當世之名。亦以虛名起斯民之既不可不察也。蓋士倚其才。發而為文章。為語言。為政事。莫不粲然可觀。粲然可聽。井井然皆可用。而學之不深。養之不厚。以文章名者。流而為輕浮。以言語名者。流而為巧偽。以政事名者。流而為苛刻。朋比狎習。知實其道而不知所以守道。知充其欲而不知所以窒欲。凡一云為務在求合希進。而上之人亦循其文章語言政事之名。薦之用之。而不察輕浮巧偽苛刻之既其民者。至深至隱也。臣嘗觀太宗皇帝詔書有云。士大夫浮薄者多。宜行戒勸。又云。如斯巧偽。必真嚴刑。又云。慮愛臨民。乃可書為勞績。丁寧訓告之意。皆所以揀其蔽而作

成之。故端拱進化之間。士皆以敦重誠懇仁厚為本。胥效胥勸。時雍和幾。與唐虞三代同風。臣愚欲望陛下明詔中外。大有以清其源。自監司守臣一章之薦。一闕之辭。推而上之。至於朝廷。凡士以文章進者。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者。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者。必去其苛刻。而陛下於陟降之際。時出動化之方。而用之。臣以為不數年間。士皆去其惡習。以就成材。可以任重而致遠。得時得位。必流為百姓盛福。祖宗基圖。所以深根固蒂者。無切於此。惟陛下留神省察。

允文又言曰。臣竊惟陛下以濬哲上聖之姿。撫太平中興之運。伏自親攬權綱以來。用一公道。頓八紘而奄古之。臣以為公道之在天下。猶人身之有元氣也。元氣固於內。而使一手足或廢折於外。豈不亦甚可惜哉。蜀去朝廷萬里。陛下憂其民之失業。而人材之或遺也。凡郡守之有治効。既詔帥臣監司薦之。因以具薦。而遷秩。得貼職。擢為監

司者有矣。縣令之有治効。又詔帥臣監司郡守薦之。因其薦而為大藩通判。諸臺幕屬者有矣。尚慮德意之不孚。天下之材未衆寔也。併詔諸路帥臣監司。明薦之為郡太守。而不次擢用者有矣。是三者陛下之心一於民也。然而被薦之人。或扭於勢力而得之。或牽於私昵而得之。或嬖於親朋僚屬而得之。故昏老毛者廢事貪鄙者黷貨殘暴不恤者虐刑。偃然恃其知己。當本道之權。無復忌憚。而民益病矣。善論議者謂陛下以公道付帥臣監司郡守。而帥臣監司郡守不以公道報陛下也。臣竊憤之。臣愚欲望廢悉下。臣章有司參立定制。以革其弊。凡人材之預歲薦者。必使隨奏赴都。臺審察。如所薦得人。然後以今所立之格。自監司至幕府。隨其才而用之。間有卓異之才。大臣又因得以聞於陛下。而顯擢之。苟所薦非人。坐其間上之罰。如此。則授受之間。不敢有所私。而公道行於四方。真才實能。在位在服。元元赤子咸得。以被仁。天子愛育惠懷之意矣。

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上奏曰。臣聞鮑宣言於滄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言當時為政者。其心不公。其法不一。而無以厭塞天下之望也。陛下以前者仕塗猥冗。濫進者多。其取名器。類皆廝役之流。故慨然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以不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為冥然此法止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又並先取會吏部有無干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合除官則除官。庶幾法令不偏。小人退聽。無使天下紛紛謂朝廷私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近具奏。願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

無內外彼此之間。自然朋黨之名泯。而異同之論熄。人知尊君親上。而風俗以厚。誠治道之本也。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亦安得而盡知之。雖執政大臣有所不知。而况陛下乎。臣竊考祖宗之時。嘗數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各薦舉人材。省部諸郎亦間許一人共舉一人。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亦許舉一人。則知所搜訪廣矣。淳化五年。蓋嘗詔宰相呂蒙正等。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至道二年。又詔宰相張齊賢等。各舉曉錢穀朝官二人。蒙正嘗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舍獨一人。是天下隘也。太宗不聽。遽詔史館檢討故實。謂蒙正曰。虞丘子舉孫叔敖。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何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臣竊以謂太宗豈不知人。主論一相宰相進退百官之說。殆欲正至公於天下。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是故所以愛護大臣之意也。陛下倘以臣

言為可採。願遵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時加親擇。則庶察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擢之譏。而海內亦莫不歸心於陛下矣。豈不韙哉。吏部侍郎洪遵上奏曰。臣竊見川蜀士人。水陸萬里。來奉廷對。其意皆欲即日霑恩。歸榮鄉黨。而科第右五甲者。法當守選。必俟銓試中格。乃許調官。一復蹉跌。則有踰歲旅食之憂。臣視諸銓曹。有川蜀百五十餘。而留待黃甲者。不過數十。累舉以來。川人賜同進士出身者。例控告朝廷。皆得免試。擬法實惠及人。士子感泣。唯是二廣士人。經涉炎瘴。遠者數千里。群試南宮。每舉登第。率不過三兩人。其入五甲者。亦須候銓試注授。獨不得與蜀士為比。情實可矜。至於海南四州。遠涉鯨波。遐陬聞見不廣。類多下第。及其垂老。特恩幸而得文學以上。又必俟郊霽方許入官。空行空反。尤為可念。臣愚欲望聖慈。令有司看詳。著為定令。自今舉為始。川廣進士中第。法當銓試者。並候黃甲

集注畢。以餘闕差擬。其海南特奏名人當銓試者與免試。管候者與放選入五等者亦乞特與出官一次。庶幾遠方寒士皆獲寸進。無有留滯棲遲之嘆。以副陛下不忘遠之意。

遵又上奏曰。臣竊惟薦舉之制祖宗所以均齊天下。至權行之百年講若畫一。雖不能免於賢愚同升之弊。然薦負有五人之限。考績有六年之拘。有力者不得亟進而驟遷。而中庸寒人亦可指日以望進。至公至平萬世不可易也。而比年以來。監司郡守不能皆以體國首公為心。懦者迫闕請資者通謀餉。閱於定負。無以塞責。章交公車。敢為詭譎。而書吏又以謝錢多寡。陰寄姦靈。未惟愆期。至事有悞選人。而銓曹文書。渺若煙海。偽謬百出。無所覆按。實為有司大憲。臣奉親近降指揮。今後如有重疊奏舉。吏部具名劾奏。有以見陛下仁明天日臨臨。灼見其弊。臣濫竽天官。奉承睿訓。展與愚臣。願以察姦。

弊為急。期使士大夫少遠滯淹之數。然則舉削之弊。其可置而不問乎。請以近事為陛下別白言之。有同時一章。而巧為兩牘。並至而不疑者。有歲薦五人。而發奏削至以十數而不止者。有當發職官。而詐為京狀者。有只係常調。而詭稱職司者。有轉運雙負。交承各異。而南廳北廳。安行攬補者。有上下半年月日有限。而先時後時了無忌憚者。有被舉之人。覓存而假稱事故奪而之他者。有經隔數年。而冒作交代。即行滿發者。若此之類。不可驟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旨。今後奏舉。輒有冒偽不實。如前所陳。許令本部具姓名。事由劾奏。乞後朝廷取旨。懲責書奏之吏。亦各隨所犯。斷罪。勒罷。庶幾選人到部。不至臨期失望。官吏知有所畏。無敢飾偽以罔公上。亦可以助陛下謹守祖宗成憲之一端也。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竊見在法選人。曾虛一任。方注縣

丞。有舉主關陞改官。方得為邑重民事也。今初官在尉。偶獲強盜七人。不待滿考。便可改秩。其間未經任者。雖注監當。亦理親民。有序。又有徑為邑者。則是擇令輕於擇丞。臣竊以為過矣。異時山東河北之盜。類皆桀黠曉果。其徒不警。而能橫行於州縣。賞格之重。或以示勸。今江湖閩廣山長谷荒。無知之民。春夏歸農。秋冬散。剽所存。有之。藉令為尉者。勇能勤。俘。藝。可奪。稍猶於邑政。未遽習也。况弓兵格鬪。而獲司獄。傳會而奏。其弊尚多。若不稍加釐正。臣懼子產有傷。割學製之譏也。願詔有司。具為令。應縣尉獲賊。當改官者。吏部先給公檄。候應任。及六考以上。方許收使。彼既無營求舉將之榮。而考第稍多。免初等細轉之迂。名緩其期。實厚其賞。所貴稍更民事。不至政學。七年。必大權禮部侍郎。上言曰。臣聞政有似緩而實急者。科舉是也。夫以士子一日之長。而欲驗其終身之事業。是若迂闊矣。然昔人賦

有物混成。及金在鎔。而識者遂以公輔期之。蓋有學有文。形於筆端。決非閭茸之士。而翫翫剽竊者。必常才也。本朝取人。雖曰數路。然大要以進士為先。陛下篤意人才。士之求試于有司者。日益衆。惟是三歲發解。凡州縣官。苟有出身。未問才否。例差考試。其間富於學識。固不乏人。亦有工聲律者。未必通經。習經術者。未必能賦。或學殖不豈。博於文體。或久去場屋。忘其舊業。命題發策。往往顛倒事實。背違義理。故當校藝之際。則平凡者。格優異者。斥。至使真才。不實學。壹鬱而不伸。庸人。假儒。僥倖而濫中。非所以崇雅黜浮。勸勤抑惰。雖英俊育人材也。茲事體大。臣心知其弊。而未敢輕為之說。願下此章於學官。俾之博詢諸生。條上利害。然後命廷臣雜議。而詳處其當。斷自後舉行。之非特於學者。甚惠。抑庶幾名臣輩出。如祖宗盛時。於以助陛下之大有為。不亦善乎。

必大又上言曰。臣聞知人則智。帝猶難之。然所以能官人者。舉得其要故也。舜問疇。若予工。滿朝專以垂對。又問疇作朕。厚滿朝皆曰。益可。上不泛問。下不泛應。是故所取必合衆論。所用必稱厥職。不亦簡而易行。敏而有功也歟。本朝太平興國六年。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十一人。於常參官內。各舉堪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者一人。淳化三年。又命宰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以上。各舉一人。是亦唐虞之遺法也。仰惟陛下。急於圖治。勞於求賢。乃若嘗詔監司臧否守令矣。略計諸路所薦。無慮數百。繼命侍從臺諫。四條薦士矣。合在廷所舉。又百餘人。既不可以悉褒。而盡用。不過召見一二。隨才獎擢。其餘則蕪記姓名於中書而已。後有任使。又持他求。烏足以副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哉。臣愚欲望聖慈。遠稽前代。近法祖宗。遇內外要劇官闕。復行雜舉之制。假令辦其事。舉某才。則詔公卿各舉資任相當堪此委寄者一人。然後取衆所共稱者而用之。其利將有四焉。合廷臣之意。不患於不公。一也。採衆人之論。不患於不精。二也。遇闕而亟求。則屬託之私絕。三也。既舉而必用。則虛文之弊革。四也。惟陛下留神財幸。

淳熙三年。必大為兵部侍郎。上奏曰。伏準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知等可議。未上。臣等聞召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普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應階而進。至於茲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

其他庸鄙貪吝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盡賊
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兩任
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
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
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
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
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
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
於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
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昇祠祿。或優以參議。通判尚何滯
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
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况三百餘州。安得

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
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
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
事乎。若今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
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
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
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關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
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
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
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
四年。必大又上奏曰。臣聞舉爾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
夫以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閱時浸久。

疏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緹敷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比者載嚴實跡之令。期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體國為念。以引類為心。則祀梓良材。或沈澗壑。駕駘下駟。反被服乘。豈惟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被以上賞。非其人。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于王官。備異時之器使。不亦善乎。

必大改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聞法本無弊。推而行之。非其人。弊則隨之。自堯舜以來。蓋莫難於知人。既非聲音笑貌所能求。又非閱閱課試所能盡。其可常行者。不過薦舉而已。今夫選人。改秩之後。外可以馴致守倅監司。內可以躡登臺省寺監。此本朝之所遴擇。陛下之所留意者也。今每歲雖有定員。而賢否未免雜進。舉詞雖用實迹。而是非亦或難辨。其間營求屬託。巧奪力取。固亦有之。比歲事為之制。曲

為之防。非不詳矣。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者衆人之所趨勢。不能遏也。上下通知其弊。顧未有以易之。臣謂法令中明有連坐之文。而其奏牘亦云。甘當同罪。然曠歲踰時。未聞有所懲治也。今莫若申嚴此制。務在必行。其制既嚴。其選必遴。縱未能盡得俊傑之吉。比之泛然而取。則有間矣。昔治平間。英宗方倚樞密直學士李參知秦州。會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廢絀罰。况餘人乎。此亦揀弊之要道也。

淳熙中。袁說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留意人物。急賢選能。惟恐不及。或命侍從之臣。隨才公舉。或命監司郡守。歲舉所知。一有上聞。以次收用。蓋欲多士濟濟。輔成治功。四海之士。皆知砥厲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獎之寵。惟是未聞詔諭郡國。搜舉逸民。示國之表儀。新天下之觀聽。如前代故事者。要亦似為闕文也。臣茲者恭遇陛

下祇通舊章。肇稱志祀。對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祭澤。行慶大賚。於是乎渙發明詔。訪舉逸民。使天下歸心。野無遺逸。厥今實其時也。臣恭惟藝祖皇帝之召王昭素。真宗皇帝之召种放。二人者。皆時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民成俗。興治起功。賢才彙萃。悉基於此。蓋已然之明驗也。方今天下乂安。文物隆盛。山林巖谷之下。殖學蘊德。懷才抱智。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固豈乏人哉。臣愚欲望聖慈。遵祖宗之舊憲。念逸民之見晚。如所謂淹貫經史。學業有用。博通今古。明達世務。節行峻潔。識量高遠。資才宏大有志經綸。凡是四目。皆推重鄉里。不求聞達。不事科目者。願於大禮慶成之日。明降德音。命帥臣監司同加搜訪。詳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舉一人。仍具所舉人事實。連銜結罪保明。限一季具有無聞奏。即不得以常才非隱逸者備數。然後下之三省。再加審究。如所舉不妄。即賜召用以風厲四

方。鼓舞辨人物。仰當陛下對天交神之初。欲福錫民之意。實天下厚幸。說友又上言曰。臣竊惟今日之法。其弊然當於人心。不可一日而易者。銓試是已。苟非已銓而中。雖有以恩例而進。以特旨而免。然朝廷必不敢除。給舍必不敢書。吏部必不敢擬行之。甚公持之。甚力。無有一幸免者。誠可謂良法矣。而近年以來。法出姦生。弊倖紛起。徒知銓試之法。可以律任子。而不知試闈之弊。反有甚於不銓而仕者。歲復一出。姦計百出。臣請得而詳言之。今一歲則一銓。銓者不下三百人。自試闈法嚴之初。子弟來試。其才否雖不同。同於自試。其文無它說也。試闈浸寬。乃始有以賄賂預結同試之能文者。約以酬勞之直。定以綴榜之數。復囑巡察之吏。使之場中實其伺察。然後能者以代不能。小則口傳。大則授草。甚則易卷。此固已可嫉矣。今大不然。則又甚於此者。自數年來。專以厚賂內外屬託。異鄉無圖之吉。則預謀兜攬。

如罔市利。諸郡報榜之徒。則與之尋屬。若同置局。內則試題甫出。密傳於外。急如星馳。外則同謀士人。得題共作。尋復傳入。出入之路。或由金口門。或自牆穴入。或由水筒進。或雜於食物之內。或隱於瓶盎之下。姦計萬狀。未易殫舉。夫能使試題之出於外。與文字之復于內者。此非上下相交受賂。脉絡貫穿。彼此一律。安能往來蒙蔽。如風雨鬼神之迅速哉。且場屋所恃者。門有監官。管有巡案。巡有邏卒。又皆各有兵吏。互相察視。惟其一以賄賂。悉美眾口。交傳往復。如臂使指。歲歲為例。各有定價。率一人之銓。而幸中者。凡指金千緡。使朝廷良法美意。無復可恃。而子弟之果於脩學者。不得而自見。其庸繆多貲者。不復脩習。惟以賄賂而占前列。珉玉弗辨。才否混殺。大非國家程能審官之意。今來已引銓試。所有關防禁戒之策。自即已是不及。臣愚欲望睿斷。深鑒上件情弊。俟今來銓試。勝出。如試中人應參部目。

先於吏部尚書廳。簾試一次。經義人試小經一遺。詩賦人試省題詩一首。長貳臨時於六部郎官內。不測輪點。有出身人一員。赴尚書廳出題。簾試。仍以簾試卷與銓試卷。辨驗字跡。有無同異。其紕繆全不成文。與字畫兩體者。取旨黜落。庶幾今歲先革代筆冒濫之弊。

貼黃。臣所陳上件銓闈情弊。今雖銓試已畢。它日豈宜不行措置。欲望朝廷下吏部長貳。俾之共議關防禁戒之策。何前日易於約束。而今日乃略不敗露。湏究其由。得其要領。務貴詳盡。期於大革前弊。開具聞奏施行。庶幾自來歲以往。便能剗剔姦弊。一新觀聽。亦教化習俗之所繫也。併乞施行。寔天下幸甚。

說及又上言曰。臣竊惟國家取士之道。係約最密。沿隋唐之舊制。以進士為首。迄于今日。大抵先辭華而略行實。要未能盡無遺材之弊。臣嘗觀三代兩漢。其取士之法。甚要而得人之効。後世莫及。蓋其專

求行實而務於可用。故凡任君之事者皆純厚而堅正。洪毅而該敏。足以任重致遠。振舉百職。風俗渾厚。治道粹美。較之隋唐雖法之詳略不同。而所得之才固異矣。今朝廷取士。惟進士之科。最爲自進士外。雖有賢良一科。又不可以數致。率皆純用文辭。爲去取。而於行實則所不問。考陛下求用實材。實行之時。若取士之路。祇專於文辭。而不兼求行實。臣恐未免遺遺也。今天下巖穴草茅間。固有爲鄉里所推。懷才抱德。行實純懋。或志節慷慨。操履剛正。或學識該洽。智略詳敏。或其才可以治民。或知兵可以制敵。凡此類者。往往多以場屋一日之程。少乘時好。踏踏弗偶。進士之外。它無可進之路。而賢良之科。又非人人所能應選。遂至老於場屋。有終身泯沒而不少露者。因墮廢食。可不爲聖時惜哉。臣愚欲望睿斷。以實才實行為急務。特盼明詔。令諸郡詳加搜訪。嚴爲取予。冬薦如前。所陳實材一人。大郡二人。

願本州鄉黨衆所推信。知通保明申監司。監司盡公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見得某人實應上項條目。然後以名來上。命宰執臺諫。後省視其所以。果見可用。令召試學士院。量人材以授官爵。漸次擢用。若所舉不當。並行黜罰。或果得人。優與推賞。苟一郡得一實材。則終歲之間。可得數百人。或僻遠小郡。無人可薦。及它郡偶未有人。皆毋強以必舉。將見實才輩出。萃於朝廷。緩急之時。足以立事。誠爲國之大務也。惟陛下深切留意而垂行之。天下幸甚。

貶善議者。或以方此官冗。恐難更立表薦之目。臣竊見進納入流。官多是無所知識之人。又皆不曾銓試。祇爲州縣之累。乞降睿旨。權罷進納。其進納已未出官人。並要銓試。中選。既方。尚旌獲。其已到任者。候滿。日亦候銓試。中選。既方。其已任。獲而未到任者。亦先赴銓試。中選。既方。許到任。若關到一年。而試未

中選者。並以違年法。處廢澄。此雜流。以容實材之薦。其得失相去萬萬矣。併乞睿覽。

知信州趙汝愚上奏曰。臣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遺謂之好德。一遺謂之賢賢。三遺謂之有功。天子賜之車服。乃夫以彰異數。國家之制。監司郡守以郡縣多寡。歲得各舉所部吏善之制也。其法縣令若職官。須三人以上。同舉舉京官者。又加二人。所以絕阿私。示公略也。然天音不合於衆耳。至味難調於衆口。必待一時監司郡守。皆知其賢。其間又不為權勢所奪。每患其不齊矣。於是守道自信。不求聞達之士。陸沉於下僚。露才揚已。汲汲於仕進者。干託請謁。無所不至。風俗大弊。莫可救藥。臣愚欲望聖慈。詔許監司郡守。謹擇所部奇才異行之人。聽以任滿合舉五人之數。併舉京官一人。不滿五人者。任滿亦聽舉一人。舉縣令職官亦如之。苟無其人。則從舊法。如此。則所謂守道

自信。不求聞達之士。或為知己用。而舉不以實之罪可行也。庶幾崇尚廉隅。俗日歸厚。天下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聞取才貴廣。用才貴精。譬夫取牛山之木。以供匠石之求。則方圓曲直。不勝其用。乃若執東門之式。用以求馬。則雖空冀北之野。蓋無馬矣。臣伏觀國家內外。須才而每有不足之歎者。豈非蓄養之無素。而選用之際。容有未精耶。然其致弊之由。要非一旦之積。為今之計。則莫若稍嚴職事官之選。蓋數年之後。外而郡守監司。內而卿監侍從。率皆取諸此也。至於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則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行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關。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庶幾寒峻並用。官得其人。若夫作成之道。勸獎之方。則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觀近降指揮。應薦舉官。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或違戾。令吏部不得放行。此誠陛下責實之先務。不可不致嚴者也。然而號令之初。體式未具。上下疑慮。不知所承。或謂察以所居之官。或謂考其平生之行。人之情性。靜躁不同。至於職業繁簡。亦異。所患士無常守。咸事作為。務悅見聞。迺相夸尚。請詐矯激。無所不至矣。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詳定格式。頒示于四方。或止依倣司馬光十科之制。各以所長論薦。朝廷隨才任使。自無虛詞溢美之弊。如蒙聖慈。俯賜俞允。仍乞自今年下半年為始。

汝愚由集英殿脩撰帥福建。又上疏曰。臣照對今日員多闕少。一官至數人共之。如海口鎮。係京官窠闕。見任人任職。今過滿一年餘。尚無人願受。以此可見歲額難辦事理。灼然伏乞睿照。

一照對本州今次科場所納家保狀。計一萬六千餘人。他州軍未

有其比。而解額只六十二人。係二百七十方解一人。場屋之內。寧免遺才。緣此士人遇大比年。分流溢散。漫或聚都城。或趨他路。陳乞附試。干覓漕牒。甚者久棄親養。抵冒鄉貫。偽濫之事。種種有之。朝廷前後約束。非不諄切。而習俗相誕。未能自反。臣詢究士風。大抵地隘人衆。戶多業儒。進身之途。既難奔競之心。愈切。雖誠可罪。亦在可憐。臣竊見本州自崇寧三舍法行。歲貢士二十七人。即係三年共貢八十一人。及罷舍法行。科舉本州始定。解名六十人。至紹興二十六年。因罷流寓試。續添二名。共成六十二名。然罷舍法之初。當時就試人數。大率不過三四千人。今六十年間。累舉增加人數。已逾五倍。而解名尚仍舊貫。竊聞今來又不放行附試。即臨時奔還本貫就試。人數轉多。欲乞朝廷特賜矜念一方士子之衆。與依崇寧貢額。定取八十一人。雖

近日官冗之患。正務得節。然約所增解額。將來省試。只添得一名。設使其中收羅得一二。究心學業之人。上可不自朝廷設科之意。下丁以慰邦人父老之心。其平日困於馳騫者。因今增添解名之後。或能安分鄉閭。以待至公之舉。風俗漸可歸厚。所補多矣。

一契勘本州科舉之盛。實為天下之冠。然緣人數太多。考校不精。亦甚為害。臣嘗以前舉終場人數計之。一萬五千餘人。通三場共為四萬五千餘卷。試官十員。正使窮日之力。豈容銖銖比較。臣詢之父老。數十年前就試者。人數未多。當時場屋甚為整肅。考官得以盡心。士苟負才學。馳月旦之評者。無不預薦名。故人知力學自重。比年以來。人數不啻數倍。而所取之人。反不如舊。蓋緣玉石相眩。長才實學。往往為庸流所混。且有程文不曾經

考官之目。而例被沉淪者。誠為可惜。竊惟國家設三歲大比之科。將以網羅賢才。為異日選用之儲也。今地以人數之多。致去取之際。復不能盡厭士論。豈足以仰副明詔丁寧郡國之本意哉。兼本州舊有試院。今緣士子眾多。屢行改闢。猶自狹隘。以至通併轉運行司。展移曹職官解舍。每遇科舉年分。動是數月。上下勞擾。至入場之際。韋布紛然。競欲爭先。深有奔突蹂踐之患。每引試三日。官吏惴惴然。常恐別有疎虞。如所差謄錄人。率用七八百人。併在舊屋數間之中。夜以繼日。不容休息。每舉常有疾病。以至死者。其間利害不容殫舉。臣伏見朝廷前此惠太學補試之冗。嘗創諸州待補之法。行之兩舉。天下甚以為便。臣今來欲乞於本州。每舉科場年分。預於二月中。通定一日。從本州互差官下。逐縣如武舉法。先行比試一次。率兩人取一名。每秋

舉謂如一縣千人比試。今先取五百人。則冗雜之流。既以鈔汰。而英雋之士。不致漏遺。將來秋試。易為考校。其所取待補人。即乞照累舉體例。通以赴比試。終場人數為額。更不裁減。如蒙朝廷施行。一則可以收拾人才。而真偽不至於混淆。二則可以革去宿弊。而場屋不至於喧雜。三則可以省減有司之費。為一方永久之利。

沙愚制置四川。無知成都府。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恩。不以臣愚。不肯付以全蜀。軍民之寄。臣自入境。所過夔梓兩路。已備見閭閻窮苦之狀。比至成都。日與士大夫相接。及受接人戶詞狀。又見得利州一路。物輕錢重。民間愈覺艱難。至於沿邊數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惟成都一路。素號繁華。緣自軍興以來。困於支移折變。日朘月削。漫不可支。全賴為守為令者。各以體國愛民為念。服勤職守。加意撫摩。如臣

所見所聞。蓋有尚可議者。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勤恤民隱。東南諸路。凡守令有政績者。皆許諸司薦舉。省郎臺察多出此途。惟西蜀去朝廷最遠。雖名卿才士。揚歷清要。固不乏人。蓋未聞顯然有以治績蒙薦進者。是以蜀士大夫。類以文藝相高。而於法令最為疎略。雖風俗好尚。容有不同。亦由朝廷所以勸獎作成之道。或有所未至也。臣愚伏望聖慈。下此章戒諭州縣。各使盡心職業。貢奉詔條。如能學道愛人。興隆政化。或奉公潔己。省節財用。或興利除害。可為後法。並許監司論薦。具以實聞。若乃阿黨徇私。所奏不實者。仍許臣覺察。或有賊汙不法。為害一方。而監司守臣互相容庇。不行舉按者。亦許臣具事狀。聞奏。庶幾上下相維。小大咸勸。萬里遠民。俱受大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七十

選舉

宋孝宗時王師愈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知人之明得於天縱文武之臣固已並用而無偏淮北歸正之人亦加器使或為將帥或為臺諫或為丞郎館職或為監司郡守各有攸當雖漢高祖之善用人殆遠過之矣然而臣竊見歸正不釐務人散在諸州軍其間朴實可倚仗者疏通有材術者尚多有之逸居素餐每懷鬱鬱以不見信任為恥又且輕於犯法以擾州縣之政甚違陛下兼用南北人材之意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諸州軍於歸正不釐務人隨其材而試之諸民事則使之治民事曉財賦則使之治財賦知軍旅則使之治軍旅其它有技藝者亦若是俟其果有成效令監司郡守從實奏舉俾之釐務或有卓然英傑之資則別加拔擢豈不愈於坐耗廩粟乎不唯見今歸正人獲展其所長是亦招徠中原人材之一端

也。其不能體陛下之優卹。敢為暴橫以擾民。則令州軍使公以法繩治庶
幾。歸正人。凡抱寸長者無遺佚之怨。愚而不肖者亦知所畏憚矣。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
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
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官者。據按
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賂者必不赦。
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
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
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
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
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
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善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

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
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
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
知也。至其細者。則徃徃知之。它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
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
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
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
之有求於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
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
矣。宜其為不可無疑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
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
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諂之吏。故長

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憲士大
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垂也。伺
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謬。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
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數也。
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極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
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以忽
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
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烏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
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
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
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
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

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
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
弊可以漸革也。

萬里又上疏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
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
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
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上至於守
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
者。不由於吏部。它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它
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
升階。擢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
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未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走

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闇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恚。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規不怨吾事畢矣。如幕從。烏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關之。簿盡矣。此縣分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夫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肯。智思何別焉。昔晉周山濤為吏部尚書。而中外品負多所啓。授蒙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

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卿。廓猶以為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則當時之為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為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為黃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否。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

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而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審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尚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與。

太學博士虞傳上言曰。臣嘗怪今日內外人材習為軟熟。其勢久而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為趨嚮者也。大抵愛君憂

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嗜進苟得者必多諂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人。有司取捨焉可不審。然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彊。諂諛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舉備員殿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尚切直。既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蓋有諂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授之過乎。國家三歲一舉。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導故事而已哉。蓋欲收拾人材。以為它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更化之初。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鏗亮切直者。並實上列。考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讜。無尚諂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沈該等曰。今次殿試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可用。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為名臣。然則以切直之言而取人。思過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皇聖帝付托之重。所

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書以網羅人材。今次殿試實為龍飛榜天下之士輻湊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授之間不能深識乎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諂諛之論以求容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或勅攸司考校對策湏求切直當理之言毋取諂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材增重國勢。

知南劍州羅頤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寤寐英傑慮內外薦舉改官或遺實才備立薦式使開具事迹月日過一季不復收受將因事擇人以起治功望於臣子厚甚。小大之臣宜何以稱塞。臣愚輒有管見竊以為內外小吏職有繁簡舊來大吏察其屬有奉法循理意趣向公愈於輩類者即當援引不能一一皆有卓然可書之迹其有操履可嘉議論可採器局可望者亦皆多方收羅以待上之選用誠以天下

至本職業繁夥所資才器不一而足。此亦古者德進事舉言揚之道意。今茲專取官業誠欲勸之趨事赴功第恐奉行者迫於應命却不得暇考其素行。臣又見昨者推行實迹以來大吏欲有所舉或不得其詞往往就委求舉之人令自供具雖名實迹恐未能盡副上意。今來雖只要在任及差出事件假令本任偶有一事疑在可取之域要湏徐察其用心與此事久遠果利害倘數人皆有可錄又當較短量長擇其尤者今立限既逼恐不得詳盡其差出者或隔州隔路事畢還任各言功狀尤難得實聞昔神宗皇帝時監司登對有問參價而對稱不知者帝以為參價可撰而能闕所不知嘉其忠信他日擇按察首用之前朝名士鄭俠見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可乎。凡此皆懲便文之為害也。國家設改官之法拘以六考限以五負纖毫不備有司得以難問蓋已詳矣。今舉官大吏

內則六部寺監之長。貳外則監司帥守其貴而不在職者。則前宰相執政皆上所委信。使其果賢。必不私一小吏以欺陛下。不然亦何詞而不可飾。臣願陛下特賜詳酌。少寬起發之限。其有操履議論器局一長可取者。於今薦式之外。稍斟酌舊法。通許薦引。以養臣子忠信誠慤之心。至於薦舉不當甚者。自有謬舉之罰。亦足以懲。如此庶幾抱一長者。皆得自見於明時。且不失今日責實之意。

蔡戡上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考察其所行。唐宣宗詔刺史無得外徙。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授。二宣之時。良吏最多。號為中興。職由此也。恭惟陛下。或作以來。每除郡守。必使陞辭。此制一行。不待汰斥。而老者病者。愚懦無能者。莫不望風引退。州郡長吏。往往得人。天下陰受大賜甚盛也。臣以聞近制。凡吏部注授州軍人。令赴都堂審察。前去之任。候任滿奏事。臣竊疑

焉。夫銓曹法守之地。人人執成法以取。必於有司積資累考。法所當得。無詞以却之。况吏部闕類。皆川廣遠郡。去朝廷二千里。今或付之老病無能之人。一郡之權。若不假之子弟。則委之胥史。或者自知日暮塗遠。不復顧藉。取給於二年之間。則靡所不至。遠方何辜焉。臣謂江湖淮浙州郡。朝廷所重。非宸衷妙簡。則廟堂遴選。必不輕畀。其所得人可知矣。至如遠郡。人心固已薄之。其間以才自奮者。未必肯就銓選。而資歷深者。又多高年之人。若據吏部成法而與之。不加考察。臣恐遠方之民。必有罹其害者。臣愚欲望聖慈。特仍舊制。許之陞辭。或臨時具名取旨。間令引對。示以不測。則凡老病無能者。自度不堪為郡。必蒙罷遣。勢須改授它職。不敢輒當郡寄。庶幾遠方皆得良二千石。斯民或安田里。而無愁恨歎息之聲。則二宣之治。蓋不足過。戡又上奏曰。臣竊惟襄陽據荆楚之會。可以控扼上流。捍蔽吳蜀。臨

宛洛之衝。可以長驅中原。恢復關陝。欲進取則利。欲退守則固。自古號為重地。故楚莊王以此臨上雒。霸諸侯。漢世祖以此破尋邑。復天下。桓溫自此而入關。柳元景自此而克陝。齊威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對以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齊師乃盟。而還魏。孝文以十萬衆圍樊城。經月不下。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豈非形勝之地。以戰則利。以守則固。自古所重歟。宋文帝經營中原。首謂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以江州之文武配雍州。湘州之租賦給襄陽。蓋欲用之。必先有以重之也。晉永和初。朝議欲以度爰之代。庾翼鎮襄陽。尚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地帶強胡。西隣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蓋欲重之。必先得人。以為重也。今有其地。而不以為重。重其地。而不擇其人。臣

竊惜之。蓋朝廷除授既重內地。士大夫宦游。又欲便鄉遠。塞窮遠。人所不樂。往往付之資淺望輕。非所當得之人。故帥臣監司。多不勝任。以至吏部注擬。有舉將恩例者。必得內地。老耄庸繆過犯之人。不得已而就焉。故州縣官吏。多不稱職。用人如此。恐非所以重遠。一旦有警。責其趨事赴功。伏節死義。難矣。臣愚欲望陛下遴選本路帥守監司。仍詔吏部。凡注授沿邊職官。縣令兵官。巡尉。銓量人材。以畀能者。庶幾形勝之地。得人。以重之。緩急賴以為用。所補不細。

王質上舉賢能二論。其一。寬大臣曰。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閑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憂縮蹙。踏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它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燠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視

顏安據乎其上。而竒傑大度之士。以有為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牽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大臣。使其施為。注措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拱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為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肯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為曲廉細謹。以自免於衆人之議。而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為大體也。其賢不過為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於蘇循趙涉。夫其開肯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為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為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為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為。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舉告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入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異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比族。然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舉克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

誤國也。舉天下而卜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於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刺繁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彫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畧。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

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津肆。措意於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
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為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
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其二制私情曰。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
論之。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於此兩
者。而今之進退才與不才。俱無與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函養醞釀
於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
工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
萃而奔走於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於人。賢者過
於人之謂也。至於東寄而西棘。不得被中華之衣冠。而與魍魎夷貊
為伍。則皆怙於為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
後世才與不才混并為一。而所為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
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

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
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為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
今之法大畧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
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
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勝
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
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為人所勝也。非
人之能勝法也。人為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
則有所害。迫者寧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拘於一人之情。有不得不
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於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
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有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
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

勢之儲也。謂之準備。寧不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為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於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於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好。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前人所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於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祖藩籬固。扁鑰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於澈藩籬而啓扁鑰。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吏部侍郎李椿上奏曰。臣竊見吏部遵依聖旨指揮。措置薦舉改官。畫一本職實跡。可謂詳備。苟舉主非其人。則雖有良法。美意。亦為虛文。蓋求進之士。惟務一得。無所不用其至。監司郡守。牽於勢利。罕有得其實材。薦舉求才之本意。失之久矣。欲革其弊。當澄其源。精擇職司。足矣。在法舉改官。合用舉主五員。內職司一員。如職司有知人之明。非勢利可動。公心舉人。庶幾得真才實能。上副君父求才願治之意。臣愚欲望陛下委大臣精擇職司。使之薦言。郡守止許薦之于職司。不必拘五員之數。止用職司一員。其被薦者。凡申省部狀。終身稱係職司某人舉改官。舉主到關。及差除磨勘。並具所舉過人考較賢否。以為陞黜之端。庶使薦人及受薦者。皆知自重。不在繁文。其弊自革。如臣狂言。可採。伏乞出自聖意。特降處分。

椿又上奏曰。臣竊見薦舉改官之令。數有申明更改。本欲革奔競求

實才用意非不善。而實才未效。奔競愈甚。士夫惟知求進。法出幸幸營求。百方無所不用其至。但知求得而後已。今來吏部遵依聖旨。指揮畫一。措置令舉本職。可謂詳備。若舉主非其人。雖有良法美意。徒為虛不。無益於事。臣愚願陛下精擇職司。裁損員數。戒飭臣僚。當使薦士及被薦者。皆自重而擇人。則庶幾奔競之風少戢。而實才出焉。臣有二說。其一禁關節。其二減薦員。禁關節者。夫薦舉員數。以十分言之。勢力取之八九。非出己意。罕稱其職。欲乞降詔。戒飭今後不得宛轉求囑。為人覓薦。舉如有違犯。並坐違制之罪。不以赦原。其薦舉奏內。各稱不係受人求囑。實出自己。所見違者。亦同上科罪。其有公心推薦。分明移文於所舉官者。即於奏內稱說。係某人稱道實跡。可據。其後犯入己職。自依舊法。監司薦人。令先取本州保明狀。於奏狀內聲說。州郡薦人。申轉運司。照會體量。保明申部。然後收使。所謂

禁關節者如此。減薦員者。在法用舉主五員。然後改官。委是員多。所以求之者奔競干求。無所不用其至。舉之者率不自由。宰於勢力。求舉者惟務其得。甘心樞門生。不復顧何等。人其於薦舉求賢之本意。失之遠矣。臣愚欲乞今後改官。止用二員舉主。其應舉五員改官者。止聽舉二員。如當年不及五員之數。即併次年計數奏舉。若任滿不及五員之數。聽後官通計其數奏舉。其被舉人。應有申朝省狀。並具舉過改官人姓名。以考所舉之人。如得真才。則賞之。如得奸邪。詆妄則罰之。庶幾薦士及被薦者。皆知自重。擇人以息奔競之風。

搆為司農卿。又上奏曰。臣竊聞陛下軫念四方萬里。留聖意於監司郡守。使臣僚講究才能資格之間。精選之。誠為盛德事。要切至當者也。臣雖未聞臣僚精選之議。而臣輒有管見。一語可以盡之。曰。公選而已。監司數十人。猶且難之。郡守數百人。其可以容易而選邪。若求

於片文隻字。或求於利口辯捷。或出於左右先容。或出於親黨引援。或出於迎合諛佞。不可謂之公選。決非陛下之意也。臣愚願陛下責大臣公選之。然則不用資格。則干求僥冒之風愈難革。當於應資格中選才能之士。然後盡善。凡乞知州郡已上差遣。具公狀申部。州郡當分大小。小郡有關。則令吏部具資格功過於尚書省。大臣按資格於都堂差注。呼請至都堂審察。訖送部。具鈔監司大郡有關。則集侍從官赴都堂各舉所知。不限內外宰執取其善最者。公共選差。所知之官為狀首保薦。衆官連書具奏。各盡所見。不得隱默。所差人稱職。則旌賞為首保薦者。不爾則罰之。其大賢大姦。則連書官並罪賞之。宰執所知之人。聽獨具奏保薦。賞罰如前。私第謁見宰執者。但許言公事。不干求差遣者。今榜於客位以絕之。庶稍革僥進之風。

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審材辨官疏曰臣聞古者三年大比而興

賢者能者。其選舉之塗已異。及其論辨而後使之。則亦辨其賢與能而已。漢王嘉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等。尚有分別。未有混天下之材納之一區。不擇材之短長。不計職之劇易。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如近世者也。夫抵天下未嘗有不可用之材。而亦鮮有無所不能之人。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可任繁劇者。於坐鎮雅俗未必優也。便處之。各當其任。用之。各盡其材。則不惟官各舉其職。而人亦無遺才易務之恨。倘德足以鎮雅俗。而使之任繁劇。則必暴其短。才足以任繁劇。而使之坐鎮雅俗。則必不勝其官矣。故天下之事。多敗於官之不得其人。而天下之才。亦敗於用之不稱其宜。如斷梁為木。以金代土。甚非后王所以輔相。裁成天地之道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於選任之際。審材辨官。可大受者。不使之褻小務。事一節者。不使之受繁劇。工文學者。卒任之以文學。精政事者。專責之以政事。

而且量其職任之輕重。以為進用之等級。使官各稱其才。而無缺望。人各安其官。而無倖心。實天下幸甚。

龜年又乞寢罷。版行時文。疏曰。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關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闕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於時文。不闕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浮虛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天。今欲一洗其弊。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為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關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臨文之弊。是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為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

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得取士。猶閉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來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為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為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間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於古。况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唯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謂不闕經史子集之本。而專意於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

淳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為是後。或以為非。今或出於此。後或出於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為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為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為足為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為中材地。尔欲使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為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為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

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也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秩。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為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唯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嘗。孰。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於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於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嘗聞先朝常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為穎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為學官。職分所存。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頌。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於公私試文字。精加考校。以義理明正者為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為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趨向

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于官定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等竊惟今之吏部。古之天官也。成周之時。掌聽百官府之事。而詔王廢置。晉宋以來。其選猶重。故山濤為尚書。甄拔人物。多所啓擬。景平間。以蔡廓為尚書。時自黃散以下。悉以委蔡。而廓猶不拜。至唐盛時。率以宰相領選事。其選注之法。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不為定制。逮開元中。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實謹責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遂有賢愚同滯之譏。而吏部之權廢矣。惟我國家。銓法甚備。而循資應考。尚由唐舊。苟法之所當得。則雖行如筌蹄。為長貳者。心知其不可。而一拘於法。不敢不與。苟於法微有拘礙。則雖有潤審之行。龔黃

之才為長貳者。亦不得稍致力於其間。倒持太阿。更執其柄。是則朝野所共知。縉紳所共歎也。况今負多闕。少士流壅滯。安可不因時救弊。稍議甄別。臣等伏思。惟今銓量之法。猶有古意。而有退無進。不可偏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四選官吏。如衰病昏謬。及曾有負犯者。許令長貳照見行條法。依公銓量外。或有真才實能。陸沈未用。或恬靜守道。不求聞達。或名節素高。偶有微累。並許長貳各具功狀。申尚書省。取旨陞擢。若所舉非才。徇情阿黨。或挾私報怨。任意自肆者。並許臺諫彈劾。庶幾銓部得人。仰稱陛下選賢圖治之意。

汝愚又上奏曰。某等竊惟太學待補之法。其弊已多。因仍歲時。弊將益甚。今欲易之。混試固足取快一時。然多士沓來。以數萬計。非惟有司重有勞費。自力有限。較閱難精。亦恐道路奔衝。不無寒暑之患。場屋湫隘。更多蹂踐之虞。彼此相形。得失居半。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

始而言。夫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世遠事異。不可遽復。然其教育作成之意。本諸天地。而合乎人情者。則雖百世不能改也。惟我國家內自京師。外而郡縣。皆置學校。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矣。逮至崇觀。創行舍法。所在養士。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上。及學校之職事。則斂容而避之。其風俗亦誠美矣。然其失也。在於專習新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使寒畯之士。捨此無以為進身之路。事理俱礙。旋以廢革。此非舍法之罪。其時弊則然也。中興以來。投戈講藝。行都重建太學。諸郡復行貢舉。士生斯時。可謂幸矣。然淳偽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有司。頗以為病者。亦由州縣之間。士之榮辱進退。皆不由乎學校。至論德行道藝。則惟取決於糊名。苟為騰象之文。無復進修之志。其積庠序有同傳舍。視師儒幾若路人。月書季攷。盡

為文具。殊失朝廷教養之意。某等擬欲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優守貳之權。優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貢士。於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脩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禪大化。有三舍之利。無三舍之害。其法頗為近古。如蒙朝廷采錄。所有諸州教養課試升貢之法。乞下有司詳議施行。然科舉事嚴。試期甫迓。其今歲待補試。欲乞且與依舊放行一次。

寧宗時。袁說友上言曰。臣聞為治之道。莫先於用人。而用人之難。尤貴乎審擇。世未嘗無材也。然一見於用。則有心術。有好尚。適於平正者。則為公。為賢。而溺於偏黨者。則為私。為詖。要其終而成敗可見。此無它。中庸之為德。民鮮能久矣。夫師也。過商也。不及。非中也。夫子無取焉。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皆足以害道也。狂者進取。狃者不為。非

中也。孟子無取焉。蓋狂者失己，狷者失人，皆足以害道也。害道則害治矣。惟夫中者有平正之德，無黨偏之蔽，觀之敬器，則必正貴中也。不平不正，則覆矣。攷之洪範，會其有極貴中也。無黨無偏，則中矣。自古人材，非材之難也。一得其中，則有平正。無黨偏，中一各則失人。人主用人之際，是豈不難哉。仰惟陛下，以人材為急務，以中道律人材。盡捐偏黨之私力，扶平正之論。遠泰和之盛治，享安靜之美福者，誠非細事也。近者陛下親頒御筆，為資格，以嚴職事官。蓋將垂意人材，不輕除授。然欲絕濫進，則當嚴其資格。若夷考其人，則尤貴於預擇爾。臣竊觀孝宗皇帝淳熙九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五年，復令侍從臺諫各舉職事官。太上皇帝紹熙二年，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淳熙十年，各舉卿郎職事官。此皆預加審擇也。今周行闕員，朝廷或難於選授。緩急之時，歎於乏才，欲圖得人，預擇閒暇。上法淳熙紹熙故事，以詔

論思獻納之臣。實今日所當先者。臣愚望聖慈特發宸斷，命六曹侍從翰苑臺諫兩省給舍各舉堪充職事官者四五人。或學為有用，而不事於空言。或材有過人，而可堪於任劇。皆須心術本於公正，好惡不激於黨偏。除見充職事官外，不拘資秩，不問寒遠，平心審舉具名奏聞。留實御首，以備審擇。仍令錄申朝廷，遇闕審用。則王多言，去國無險人。進退盡出於聖明。人物志趨於中道。昭明國是，宏濟治功。天下厚幸。

中書舍人虞傳上劄子曰。臣聞天下之至平者莫如衡。故能權物之重輕。天下之至明者莫如鑑。故能別物之妍醜。苟惟衡之不平，鑑之不明，則輕重倒置，妍醜不分。理之必然，無足怪者。夫場屋考校之官，士子所恃以為衡鑑者也。去取高下，無不繫焉。國家取士之制，有經義有詩賦，自紹興分科以來，士子不過各專習其一，以應上之科耳。

今之所謂考官者。其向之進取。蓋不過工於一而已矣。若以經義之人而考詩賦。則恐於聲律未能細評。以詩賦之人而考經義。則恐於旨趣未能深究。又六經之中。率是互考。其春秋之凡例。二禮之制度。易之象數。倘非素習。未免有所抵牾。往往去取高下。顛倒謬誤。不厭士論。何所不有。是猶衡不平而欲權物之輕重。鑑不明而欲別物之妍醜。雖欲勿失。其可得乎。臣竊見省闈體例。士人卷子。先經點檢。官批鑿分數。然後參詳。官審訂其當否而上之。知舉從而決其去取。高下則參詳點檢。最為緊要。伏望聖慈。明詔大臣。將來省試。參詳點檢等官。凡六經詩賦。於朝士中選其所素習者。使各有其人。仍詔知舉隨其所習。分隸考校。庶幾士子所業。衡鑑不逃。去取高下。咸得其當。以副國家取士之意。天下幸甚。

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

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苟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監司者。甫欲舉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有所不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粱庸驥者。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優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革。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於治道豈小補哉。

司合許應龍上奏曰。臣聞薦舉而不拘其數。此朝廷之美意也。薦舉而或失其實。此士大夫之私心也。因士大夫之私心而失朝廷之美意。豈可不思所以處之乎。臣請先原其弊。而後借陳其所以變革之術。夫一郡之吏。察於太守。一路之吏。察於諸司。滿一春則有關陞之薦。逾三考則有京削之薦。歲有常員。截然一定。固不患其濫也。至若政績則聽其刻上。初無定數。豈固縱其猥濫。而無所紀極哉。蓋以效績顯著。固未易得。若拘以歲薦。苟未有其人。必以庸常之流。勉強充數。其謹重之意。蓋可見矣。是以刻牘來上。悉從其請。或與陞擢。或令審察。或付中書籍記。使賢者知所勸。而不賢者亦知自勉。進者以為榮。而未進者亦有所慕。得人之效。大半由此。豈非朝廷之美意乎。奈何人情貪榮競欲。速化不顧職事之滿否。而惟欲露章之薦引。頭鑽附刺。不得不已。以公道自任者。雖別歲厚。固不肯曲徇其請。而樂於

周旋者。見其既無定數。求者必與。迨其甚也。一章所薦。或五六人。或十數人。載於邸報。殆無虛日。合上歲而論。不知其幾。非親故之黃綠。則勢要之屬托。非關陞之所不及。則京削之所未備。譽過其情。則以金刀而為銛。舉非其類。則以薰蕕而同器。此豈非士大夫之私心乎。夫惟其出於私。則賢否混淆。真偽雜糅。形於薦牘者。未可盡信。不免視為具文。而一切不復用矣。嗚呼。不慮求才之美意。而為士大夫私心壞之也。雖然。變而通之。美豈無術。一曰定刻薦之數。二曰嚴保任之法。昔皇祐初。詔舉縣令。而張易於逼替之際。併薦一十六人。上謂輔臣曰。所舉猥多。豈無干請。可令裁定。此定刻薦之數者也。馮拯請諸司四品以上。具表舉人。若效績著明。當持劄賞。不如所舉。原法加罪。此嚴保任之法者也。數既一定。則不容妄舉。以徇泛應之私。法既加嚴。則誰敢失實。以干謬舉之罰。如此則公論大明。群賢並進。盡以隨

才而器使之。百工允釐庶績成熙。蓋有不難致者。抑又有當察者。昔歐陽脩有云。善惡之人。各以類舉。廉謹者舉。清幹賊汚者舉。貪而徇私者舉。請求苟任是責者。或非其人。亦安能無妄舉哉。太宗皇帝親閱班簿。常曰。不擇舉主。何由得人。此清源正本之論。真萬世龜鑑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拳拳。

知江州朱燮上便民策曰。臣聞人才之生。殆非偶然。凡培為時用者。皆不可廢。彼其稟英秀之質。固超然異於凡民。因其質而培植之。將有不可勝用者。厥今天下常苦於乏才。以臣觀之。惟見其衆多爾。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秀傑之古。何時不生。臣承乏偏州。造官早歎之餘。爰俾僚屬條陳。披荒之策。每都必為一圖。地名山川。橋道寺觀之屬。咸具而列。飢民居慶。及戶口之變。於其間。應應明白。按圖而視。無得隱者。所以隄防奸弊。貴其實也。區區既定。分遣官僚。遍走阡陌。而其

人皆不憚勞苦。不避塗潦。平時官吏不至之處。一一躬往。而覈其實。如是者再焉。其愛民之篤如此。臣又因民間詞訟。委之剖決。以觀其能。亦皆恪共厥職。本於法意。參以人情。而斷之以理。靡不精當。才之可用。又如此。其他如器局端重者。廉潔守正者。詞采絢發者。留意獄事者。宰邑著稱者。敏於治財者。嚴於捕盜者。亦不乏人。區區丈郡。一時為僚。可觀如此。豈可謂海內無人乎。古者寸長必錄。故人才不至。淪棄後世。不能如古。故天下常多遺才。然則其榮其枯。其興其仆。皆繫乎居上者何如爾。善夫陸贄之言曰。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沼沚。由此觀之。人才豈有常哉。今聖主求賢如渴。監司牧守。形於薦牘者。亦時有之。而朝廷視為故常。少所拔擢。未免有陸沉之嘆。臣竊以為監司牧守。皆陛下所擇。果賢乎。當信任之。其所論薦。當收用之。周書曰。舉能其官。惟不

之能稱匪其人。惟尔不任。董仲舒亦云。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殿最昭然。誰敢謬舉。惟陛下亟行。

理宗時。禮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竊見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試之弊。莫甚於作偽。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衆寡。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衆者。必思所以為之計。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為牒試之法。寬其進取之門。未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它人之尊。改三族以認它人之親。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歎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監牒試。其弊尚少。臣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是滑試之弊。積習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為怪。壞士子心術。莫甚於此。臣嘗反其本而思之。立法之初。其意甚悉。戶貫之必欲土著。結保之必用三姓。慮其居鄉之無行也。慮其家世之當顯也。慮其科舉之有殿閣也。慮其期以上親之有喪服也。今乃改其

戶貫。改其親戚。改其父祖。改其姓氏。任意所欲。不定負數。時舉擢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祿以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解而更張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限制。欲均解額。則侵及它郡。欲廢滑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極費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雖舊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之所責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有主管文字。諸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也。與其詐偽避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隄任。而許其牒試。隨其官職。分其等差。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五人。則大郡可舉十人。中下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內。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隙門。客者當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牒者。即官

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等監丞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之於公
積案參之以法令曰此某人者乃某之子若弟也某之親若故也或
曰雖非某之子弟某之親故而某前知其為人也其居鄉無失行也
其家世非逆惡也其場屋無殿舉也其親屬無喪服也後有異同
朝典不辭也如是而行之與今時縣試之法無以大相過不增發解
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衆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
為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偽後之為法不容其詐偽而許其保任
其利害相去如何哉然州縣官之標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
標隣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為隣而又與淮東為隣
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為隣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為隣若只許一
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譙散而無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為
限制應監司帥守標過負數並限七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禮部禮部

總其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都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則其弊可
革矣至如四川解試日分不同又湏比附日限別作行下但今歲科
舉在近難以驟變舊規亦不敢以鄙陋愚見以為盡得天下士子之
情欲望聖慈下臣此說付禮部監學熟議之與大臣圖回之如或可
行以備戊子歲潛試科舉之用恐於名教亦有補一之補臣不勝大
願。

李鳴復上奏曰臣竊惟國家設科以取士公卿大夫由此其選所以
正國致君者在是所以濟時拯世者在是所以美教化移風俗者亦
在是一時之去取異日之理亂繫焉可不謹哉陛下憤累歲公道之
不明載灑宸翰以崇雅黜浮參觀器識之說訓諭知舉以易卷假手
懷挾傳義之弊戒約多士使真才實能得以自見德至渥也而有司
奉行不謹繩墨解縱弊倖繁滋遂者覆試而中選之士不入程度者

尚多有之。所以虛陛下責成之意亦已甚矣。雖然往者不必責來者猶可勉也。高宗皇帝於紹興二年嘗批賜考校官曰：今次殿試對策直言之人，擢在高等，論佞者置之。下等辭語尤諂佞人。與諸州文學是歲得張九成為第一。上曰：凡士人當自初進便須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然？至二十七年，又嘗以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鏗亮切直者，並實上列。無失忠謹，無尚諂諛，以稱朕取士之意。是歲得王十朋為第一。上宣諭宰臣曰：殿試卷子其間極有直言者，前後廷對未見有此。又曰：自此人才極有可用。聖謨洋洋，真萬世取士之龜鑑也。何代不生才？顧上之人所以拔擢委任者何如耳。陛下益計借之額，重司衡之選，嚴覺察之禁，卡覆試之令，無非為擢才設也。而真偽混雜，為闕然不滿人意。今群天下之士悉試于天

子之庭，倘復因仍故態，忠佞不分，是非倒置，或有學術淺暗，議論乖繆。如葉祖洽者，竊據上等，則士氣摧沮。人才委靡，陛下異日將誰共治天下哉？高宗皇帝家法具在，願陛下舉而行之，使天下咸知更化之後，鯁直者必用，諛佞者必黜。果有以異於前日，宋勝宗社之幸。

貼黃：臣生長萬里外，素不知朝廷事體。但見數十年來，大庭策士貴要之子，權勢之家，多竊據前列。如毛自知之乳臭，劉涓之多質。至今議者猶竊非之。歲在己丑，臣始至京蜀，士有該特奏恩者，先一日知問目。後遂試中甲科，莫曉其故。近見學士院宣鎖乃在於引試數日之前，機事不密。或者其在此乎？臣嘗觀周鼎大序，掖垣類藁，謂國朝知制誥掌外制，必召試中書而後除。所以試者觀其敏也。若代言之官，止預一日宣鎖，後以旨意俾之撰述，不過頃刻可辨。候進士入營，制者始出。夫如是，則造庭之

士各展盡一日之長。僥倖者不容以行其私。而真才實德始得以自見。其於聖治實非小補。如臣言可采。先斷自聖意降付中書省。自今而後。檢舉施行。伏乞睿臨。

洪舜俞上言曰。謹按照寧三年知貢舉呂公著在首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諮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進士初就席。有司猶給禮部韻。及試題出。乃策問也。然而賜葉祖洽已下及第。時韓維呂惠卿初考策問。時者多在高第。評直者多在下等。臣伏以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取士惟虛文是尚。漢策賢良。雖未免以利祿入其心。科別。或有未棄。猶不失言揚之意。唐進士得人為盛。特締章繪句之習工。如日五色。尚益世用。國朝策士。初襲唐人詞章之舊。至此始以策諮訪治道。與漢制科等。其意美矣。然草茅言事。豈能皆若素宦于朝。而効忠獻。真悉出於愛君憂國。

之真情。言之當。固不以人廢言。言之過。亦責於能容人。君能容過。直之言。帝駭骨。搢怒蛙。感發作興之下。孰不以安危治忽之實。來告。苟有司喜阿達而惡訐直。以行上下其手之私。如呂惠卿輩。美意一失。奚以臨軒發策為哉。維我仁宗之策。蘇轍其言。宮中事過於直。上曰。以直言求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可謂有大舜之大矣。

慶宗時。太常寺丞牟滌上奏曰。臣既以知行之說告陛下。臣蟻蟻後。忱有不能自己者。臣猶記去夏輪當陛對。首以正人心之說獻之。先皇帝玉音加獎。因及近世士大夫風俗。先皇帝天顏不樂。論臣曰。此曹無忌憚之甚。蓋嘆士習之不美也。臣嘗因是而推求其故。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抑有由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以為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故其既仕也。攫擊貪黷。但知其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

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而或者遂謂一習不
正由二者陷溺其心也。臣獨以為不然。先朝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
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校雖在下。天子
亦擢實上列。鎮獨耻於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
退出處有古人風。遂為國朝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知愧矣。
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庶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
吾舉。薦舉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
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故臣謂樊恬退抑奔競。正人心之
第一義也。昔孟子欲闢楊墨以明孔子之道。首以正人心為本。今士
習如此。不自其心而正之。恐愈趨愈下。於世道關係甚不細也。惟陛
下不以人廢言。

金世宗初。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洎入見。上曰。

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
右曰。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事遂寢。

元世祖時。監察御史魏初上疏曰。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
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
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
人。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君子達上則思進賢。小人乘時為能。改善。君子
之人。君子朋之。小人之人。小人黨之。同聲相應。尚氣相求。德不孤。決
有鄰。自然之理也。夫賢者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嘗喻義而未嘗喻
於利。是以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公舉而不恐妨其位。古之君子
有行之者。若祁奚舉祁午於晉。侯而以為中軍之尉。蕭何舉曹參於
漢。相而以嗣相國之位。以至子皮薦子產於鄭。而民謂之母國。類其

賢鮑叔達管仲於齊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皆是也。小人則不憚
懷私挾詐以濫天官。飾智屈心以固權寵。親同類如就芝蘭。憎君子
如惡蛇蝎。又嘗欲使後進皆出己下。而恐其踰於己也。古之小人有
行之者若驩兜。美共工於堯朝。而象共滔天。上官誣靈均於楚王。而
人亡國瘁。以至臧文仲不顯。展禽聖人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
劉子謂其妬賢者皆是也。易嘉拔茅。春秋述惟善能舉其類。豈輕乎
哉。今國家求賢之心極重。取士之路未優。且內外官僚所食者國家
所錫之田也。所衣者國家所給之祿也。脫祗編之賤。而得享尊榮。造
宗祖之光。而獲班鼎祭。女不知織。男不知耕。如此而不思報國家之
厚。其可乎哉。且食華之鹿。尚呦呦以呼羣。出谷之鶯。猶嚶嚶而求
友。此皆物也。况於人乎。故伊人之將逍遙也。當思_示白駒。而恐有違
心。嘉賓之未至止也。嘗念汕嘉魚。而與同宴樂。此人臣之大節。感德

之良心也。伏見方今雖有貢儒貢吏之格。尚未通行。或闔郡而不薦
一賢。或終考而不舉一士。因循為務。苟且為心。不幾乎杜棕劉勝之
徒手。臣竊以任職立功。治民興譽。未若舉賢之為美也。何以言之。舉
一賢。則賢者復舉。衆賢而報國之績為多。不舉賢。則止一身而已。故
也。伏望陛下載宣天旨。昭諭中外。凡郡縣臨民正官七品以上。及諸
衙門官三品以上。每三考之中。各薦一人。凡薦之士。須稱其人籍貫
性行。委係何德。何才可充何職。凡薦書達上。委於都省。判送吏禮部
以三德八才之法。照薦書考校其人。果為應否。然後申省。乞隨選奏
而用之。凡以後其人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優加爵級。凡其人
不稱職。則初薦官至考滿之日。隨輕重以黜其爵級。凡其人
非常之罪。則初薦官亦放歸田里可也。使方方士子咸慕貞淳。在在
官僚共求賢者。而賢者知國家之尚賢。莫不出矣。又奚須審殿悲歌

五穀飯牛而自進之哉。又奚須成湯幣聘高宗圖形而自求之哉。野無遺賢此亦一助也。

至元二十三年中書奏擬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童石丞等庶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中書右丞相安童奏曰比聞聖旨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後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當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成宗時翰林學士王惲上奏曰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迺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粗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

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敷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耻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切。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邇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後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為舉。極為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揚館宋熹等議。從而用之。可行於今。館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

所習經業。貴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道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三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己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污者充。負數。以生徒負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脩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教學。極其精當。貴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是日此於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己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新史實學既感。彼自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

四

